

近思錄集註

近思錄

卷一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

臣田安仁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四

歸安茅星來撰

存養

存養謂存心養性也此與第五卷皆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功夫也而此卷則以涵養於平

日者言之凡七十條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愚謂近思錄此卷

所以守道心之正第五
卷所以過人心之流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

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朱子曰
一即所謂太極

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又曰心
纔虛便明明則道理透徹故通通者明之極也心纔直
便公公則自無物我之間故溥溥者公之極也靜虛明
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靜虛動直
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 朱子曰此章之旨最
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
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矣又曰學者如何得無欲故伊川只說敬字庶幾執捉

得定有下手處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 至日冬至之日也 關周禮司關註界上之門

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饒雙峯曰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安靜者聖人裁成之道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贊參化育者必將無所不用其至矣 愚按上章言純一為學之要此又以善端發動處言之所以示學者操存省察之要而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者也 蓋上章以統體言此則又就其切要處言耳

動息節宣以養生

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

以養人也

順卦傳上章言安靜以養微陽此又歷示以養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可以養亦無時

無處而可
以不養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

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慎言語節飲食象

傳語也真氏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傳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者蓋必已得其養而後可推以及人故也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已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財賦貨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此又就上條中舉其至切要者言之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

而不自失者惟誠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二句震卦彖傳文也

下乃解其意以載鼎實升之於俎其形似畢而不兩歧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祭祀之禮先烹牢於

鑊既納之鼎而加罍焉將薦乃舉罍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也拒也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鄭康成鬱人註云鬱也者築鬱金煮之以和也酒也人註云拒也不和鬱者則是鬱者草名不和以鬱者則直謂之也言其氣調也也鄭司農及孔穎達則云也是香草愚謂後鄭為是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也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也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也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誠敬所至而懼有所忘也

上二條就處常言此則又就處變時言之

人之所以

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面而背乃背之是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艮象辭朱

子曰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所據彖傳艮其止止其所也自解得分曉程子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愚按王弼謂背者無見之物無見則自然靜止程子之說蓋本於此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

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

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除階除也凡門屏之間曰除朱子曰

程子所謂止於所不見者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不見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也不交於物者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只見道理當如此不見有己亦不見有人也易意

本是如此今從伊川說至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行其庭不見其人愈難通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引其語却不差周子通書之說與伊川同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

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外物不接謂不見其人也內欲不萌謂不見其身也按語類或以外

物不接數語為只說得靜時之止而朱子然之蓋接物而當於理欲之動而不失其正固無害其為止也觀象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

是說話

遺書下同此為讀書講論者言之蓋古聖賢言語無非身心切實之學若不能操存涵養則

無以有之於已而所以講論者亦只古人之說話而已謂於身心無干也

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約約束也朱子曰反復入身來非謂將已縱出者收拾轉來只是知

求則心便在也又曰亦非謂只收放心便了蓋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

近日江西所說只是守那死物事朱子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句忽悟曰我心

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李顥問每

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

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

戒動息皆有所養

曰上葉本有明道字李顥字端伯緱氏人舉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

書省校書郎卒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盤沐浴之盤盂飲器文中子禮樂篇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是也息謂靜時也有銘有戒統承左右起居二
句而言此一節言古人所以存養之道見無時無處
而不用其力也陸氏曰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
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最為深
切蓋所謂誠意正心者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
之焉耳明乎此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
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
視聽言動實之亦此意
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此教

以無事時
存養之法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

朱子曰
李先生

嘗言心中惡念却易制伏惟閒雜思
慮乍往乍來相續不斷難為驅除耳

曰此正如破屋中

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

事

曰上葉本有明道二字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如一泓清水

朱子曰實指理而言蓋以

有少許沙土便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

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

見況臨大事乎

所下諸本並無以字今從遺書增強上聲邢和叔名恕鄭州陽武人此程子

述邢恕之言如此亦不以人廢言也倦以氣而言無誠意以心而言接賓客就其事之最近者言之言語言之

問尚可見其倦與無誠意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

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

分音問中去聲朱子曰全體此心謂此心不為私欲汨沒便是全而體之非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

等當以意會又曰此亦只為初學言其大概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如龜山却是隨力量恁地下梢便都衰塌也又曰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源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已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如云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

明道語徹上徹下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元無二語見無别下工夫處

也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朱子曰學者讀書須從自己日用躬行處著力體

驗不可有少虧欠處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

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朱子曰栽培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待守之功繼繼不已

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決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也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孟子之言其義甚精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

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

差初加反誠意也思無邪

朱子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

所謂心正意誠也又曰學者求無邪思當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無所施而所謂

敬者亦不得其道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也故聖人教人必先自致知始愚按明道所言思無邪當與毋

不敬一例看皆在用功處說觀下循而行之諸語可見不必如朱子所分也

今學者敬而

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

此恭而無禮則勞也

見近本俱作自今從遺書及宋本此言敬而不和之病敬則此心

常存必有所得不見得者謂不見有所得也若作自字便與下不安犯複矣

恭者私為恭之

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

此明所以恭而無禮則勞之故私為

恭者言恭乃人之私自為之而非其本然者也非體之禮言禮無形體可求故人為之恭以明禮之意然必循

自然之禮以出之則自在也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

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此又明所以能恭而安之故朱子曰學者初要持敬身心如

何便得安須先有此勉強始得又曰

今志於義理而

着意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箇道理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

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